

養知書屋文集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二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敕授文林郎辰州府教授李君墓志銘

君諱長蕃字宣伯一字屏南姓李氏先世自宋熙甯時由江西徙新化十一傳名作梅者有奇節事母尤孝母病求醫道遇虎揖而祝曰母病急無過我行虎遂巡去值明季之亂轉側兵塵閒捭闔操縱完其鄉里其號曰松山因名所居爲松山坪李氏子八人起家爲舉人及明通進士以科第相嬗者六世再傳至文瓚雍正壬子鄉舉官桂東教諭是爲君高祖曾祖曰春光祖曰宗竹

父曰注以君後其兄溥而君從父洽道光丙午舉人最  
有名君亦選充辛卯科拔貢生其後癸酉君子慶曾相  
繼爲拔貢生又後乙酉拔貢生長檀則君從父洽子也  
蓋自松山先生以孝名於時子孫相繼爲孝友科名族  
望隆洽一邑君出後伯父始生數年已能承事其母曲  
得歡心其大父母及本生父母皆健在大父母年旣高  
君事之尤勤大父固篤文學治家嚴有法度內外肅然  
獨厚愛君一日違侍左右則顏不怡君旣孤貧館食十  
餘年部使者濟南毛公合澗李公景東劉公相繼致君  
幕府待遇尤厚選得辰州府學教授一以勤學課士爲

職不問餼脩有無凡歷兩考益無儲糧橐無餘資常笑  
言吾館食二百金歲常有餘而官祿苦不足受之官者  
親戚故舊將仰食焉吾不敢私也君於辭受取與之間  
慎思明辨求適於心故能廉而不近名惠而不示德疾  
且革自述生平未嘗造一孽負一人蓋戰兢自守與身  
終始云君生於道光十年庚寅十二月十五日卒於光  
緒十年甲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年五十有五所著書有  
靜娛室古今體詩荻徽堂家訓夫人楊氏子五人慶曾  
拔貢生候選教諭慶豐太學生慶祥幼殤慶熙邑庠生  
慶嵩孫七人女孫六人君篤學精思文能舉其志行能

達其言簡默端慤行止較然與君游者數十年未見其  
語言行事有纖毫過差篤於故舊窮通得喪均其欣戚  
存省飢寒推解無恡容其與人交樂易將順言笑恂恂  
多所獎掖務與爲同至有求請一斷以義毅然無少貶  
抑故其卒也學官弟子與常所往來哭之皆哀鄉里知  
君者無老弱親疏皆太息誦言其賢君卒之明年子慶  
曾奉君柩歸葬所居宅右之新山又逾年具狀求銘君  
與吾弟意城從事部使者幕中八年因以識君溫文君  
子人也旣久益親而君年固少別去十餘年前歲以俸  
滿來長沙相見子固驚其早衰而遂以是冬卒人之生

世若是之可悲也因彙次其生平納之墓而系以銘銘  
曰

年躋於壽子孫眾多再貢成均仍世同科孝友詩書自  
爲切磋相視蒸蒸綏之太和名門盛業孰此之過施不  
酬德養不勝瘡有如畚土障塞江河始去辰陽日炯顏  
酖廿年繼見髭鬢已皤終焉一瞑於君謂何我爲銘辭  
表示巖阿年徂代永元石不磨

曾伯祥墓志銘

君諱紀瑞字伯祥一字符卿姓曾氏太子少保威毅伯  
巡撫江西沅甫中丞之冢嗣也湘鄉曾氏自文正公起

家宰相爵爲侯兄弟奮起立功名門閥日隆

詔書

褒寵謂忠勤出於一門天下之人仰耳注目承望風采而君溫然自斂抑讀書爲深湛之思不一藉助聲勢以文自炫耀與人言常若不足未嘗以意氣加人志清氣明微言解紛對之心遠尤喜推解濟人之急獎掖寒畯憂喜同之權度衣食若營其私人以是益賢君而君不樂以爲名始君爲諸生每試第一及試優生輒誦辛酉應拔貢試又皆第一終亦報罷學使者廖公壽恆語人曰吾以曾氏功名過盛抑之君聞益自韜晦不爲疚怨而志意亦稍摧折矣文正公推與一品蔭生遂得

召試授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以母病歸終母喪遂不復  
出威毅伯巡撫山西連數歲大旱死者數萬人至則急  
請振貸告哀諸部使者轉銀粟數百萬以贍飢人君亦  
走閭里告輸以佐父民氣大蘇所存獲累百餘萬人而  
君乃以是時病歲餘卒庚辰六月二十八日也距生於  
己酉正月二十日年三十有二配江氏子二廣漢廣河  
女三人始予見君威毅伯里第喜其方雅謂宜充文學  
侍從之選曾氏子弟皆多高才卓識能文章君德性尤  
優宜保世滋長及見君數厄於遇而氣充然若無與於  
己者又知君意趣之高遠也而仕未及就年未及壯而

病以死人皆曰爲善之報如是是可以惜矣雖然天地之氣損益盈虛與時消息天其或者厄君之年而將以大昌其後耶雖君高年顯仕終亦盡耳人之痛君者固必不若今之悼惜深長也然則厄君之年以昌其後君或將以是爲慰而亦足平忌者之心乎忌者安施而爲君悲者又安所究哉君弟紀官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君衡陽縣九都之萊仙衝嵩燾爲志其墓而銘之以志予私痛亦以廣威毅伯之哀思銘曰

才峻居隆如日在暎有條其文而闕不宣職方試仕庶適其屯又促之生命也何言隆汗在天惟道所敦無爲

君悲永綬後昆

楊小皆墓志銘

楊君砥皆持其哭子之文涕泣言曰死者已矣求一日以生不得也雖然固其有可以不死者也而不及待其自致其志與事終闕焉微子孰與發之將待子之銘其碣以葬吾之悲與死者之心庶以不泯而有傳也嵩燾聞其言相與泣且曰然吾事也其忍不銘君諱澍先姓楊氏世爲善化人從其父之字曰小皆大父諱在煦以明經官衡山縣教諭有學行於諸孫尤篤愛君挈之讀晚視其敏異爲歡娛比病席君簣隅書聲琅然君少能

發憤自勵於學體故羸也以習勤日充健年十六爲縣學生凡十四年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自君入學籍傷大父不及見每語輒嗚咽旣久困益奮指取科名恢張門庭以求一當意敝精劬思爲之不少貸比得第趨就  殿廷程式繩量尺寸而君已病不自知其耗憊也會假歸咯血益甚遂以卒年三十五君家世孝友跬步以禮無幾微過差與兄弟居游相懽也而進退唯諾衍衍爾唯謹居常館食於外父子兄弟交相存恤已而喪其妻又亡其弟及其女兒則大戚憂積中浸以成疾入詞垣年始及壯視其貌清而氣駿而

心常若不自得吾固已憂其病而不虞其死之若是速也其志意堅卓有所學必要於成不以自餒是可哀也已君生於某年日月卒於某年日月始娶胡氏卒葬南鄉今遷附君墓繼娶某氏女二人無子立兄子某爲嗣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坎土而窆其子於送死爲至哀尤有酷者在子而才愴予淚之淋漓哀殘編於食笥循東牀而銜恤破瑜珩而一盡嗚呼才而不壽固若是多耶於君則又何云庶以慰君之父母厯千億祀考跡於斯文

誥授通議大夫鄒府君墓志銘

君諱孔搢字公讓一字雲泉世爲新化人自其十六世祖名一彥者當元至元時徙居邑之羅洪又十四傳曰養性以孝行著聞是爲君曾祖曰江爲君祖曰楷爲君父有子三人而君居次鄒氏故望族自明以來尤貴顯又饒於貲君生三歲而孤比長端慤沈默專篤於學承事伯叔服其教無幾微過差年二十五補縣學生又十年舉於鄉以甲辰大挑選授湘陰縣學教諭是時粵寇亂東南縣瀕江數被兵 頒藏書籍無存者君曰此學官之責蠲金購置經史凡數十種日進學官子弟課之讀曾文正公督師東下軍糧資用求助里戶曰吾此虐

政宜求廉靜無害者爲之諮得君前後輸軍累鉅萬以  
功保知縣加同知銜選授江西硤江縣知縣是時駱文  
忠公巡撫湖南急通民情擢用士紳惟恐不當其意凡  
有興造恃以取辦援兵四出徵調日煩以曾文正公偉  
視君咨留湖南佐餉事自是終駱文忠公任凡再至寶  
慶一至澧州一至攸縣一總理長沙善化捐事終歲奔  
走敝唇舌劬筋力以應在官之急累勞保知府加道銜  
受三品封 賞花翎駱文忠公既去更數任一重視君  
而君察人事日有變異而誠信不下孚卽自免歸歸而  
主講邑資江書院究心一邑利病仿朱子社倉法置穀

歲一收放以便農民而首經理其家政置墓田祭田推  
恩遠祖聯族眾而經緯之歲己酉饑君發倉廩平糶爲  
粥以食飢者後值荒歉輒踵行之以爲常巡撫毛公以  
惠周桑梓顏其堂蓋凡遇有善舉君無不與亦無不倡  
貲以先君所居當黔陽溱浦之衝會土寇發奸民矚羅  
洪饒富陰相鉤致君佐郡守治城備守具捕得賊黨潛  
入城者斬以徇郡得無事而羅洪反遭賊蹂踐君弟孔  
紳與其孫代震督團勇堵擊死於賊君爲請 旌祀  
於其鄉置祭田贍給其家然君自是不復敢任事深自  
韜晦曰人生爲鄉里善人得無尤怨足矣光緒八年春

正月病五日遂卒歲除日猶手書春帖云保精氣神以  
臻上壽通天地人之謂大儒距其卒五日也其神明完  
固不亂如此卒年七十有九自君貴三世均贈通議大  
夫如其官妣皆淑人配鄧氏封淑人子二長聚奎縣學  
生早卒次鼎熊候選州同升用知州女一適陳氏孫三  
人孫女五人以其年二月唐君高平牛眠山之陽而使  
來請銘君性和柔與人言循循善下雖處橫逆受之夷  
然而遇事振發諸所規畫必中程度豫計其事之終而  
委曲以赴之要於成乃已不一自餒尤篤於故舊之誼  
均憂比慶心意交輸歷久不渝其初嵩燾與君同舉於

鄉更歷患難相存卹君意常殷然有餘自廣東去官歸  
君年且七十鍵戶謝交遊獨走數百里相視常言與吾  
兄弟若意城蟄存談不知其倦也君妻父鄧湘皋先生  
文行高天下與其兄雲渠先生以古道相切劘君始婚  
反馬鄧氏雲渠先生日課以文笑謂君里俗新墾至日  
有燕勞吾家無酒食徵召以一文當一觴可乎君自是  
兼師雲渠先生論者謂君生平敦篤純穆亦其居游服  
習然也是於法宜銘銘曰

志則匪舒而用以光施則匪闕而壽以康畢勤殫能效  
於家邦幹濟時屯日貞吾常旣耄考終其德孔長納銘

表幽萬世之藏

誥封通議大夫黃君墓志銘

君諱習溶字雲岑姓黃氏系出豫章宋黃文節公之後始徙永之零陵又徙道州最後徙甯遠之梅岡遂爲甯遠人君少通敏向學其祖故有學行督君益嚴自始受書已能習知諸經文字形聲訓詁大旨年十四補縣學生以高等餼於學咸豐初洪秀全踞江南楚粵寇蠡起往來蹂躪衡永之間王壯武公鑫討賊至甯遠舍君宅君時挈家避寇宅虛無人壯武公得君所爲文敗麓中奇之問知其家世行誼卽率從騎數十走學官署排闥

入索君學官皇遽莫知所爲頃之君至握手談懽甚卽  
並騎歸是時君年二十語言嫺雅意氣岸然壯武公引  
參軍事行文書鉅細相倚暇則令與其弟讀書講說道  
理觀古今成敗得失君之練事亦由此也在軍以勞敘  
校官攝興甯學事丁父憂貴州布政使席公寶田用師  
於黔邀致君自道光之季黔苗數擾亂反覆湖南布政  
使兆琛往討久無功至是以席公換之屢平施洞台拱  
諸巨寨集兵日多而席公病風痺不能視軍以委之君  
分其軍爲三以屬大將龔繼昌蘇元春唐本有而君以  
幕府權度機宜緩急取進止君推誠殫思挈提綱維和

戢諸將使席公不以軍事爲憂每軍報至兵謀地勢分  
合行度指受成規咸若目覩而躬驗之諸大府皆曰席  
公得賢佐以濟雖病而軍益治旬月之間剷荒夷道械  
其渠礫之君亦累功保道員加鹽運使銜事平飭君簡  
料席君千人畱防湖南君日坐武帳鏡鼓吹角練治其  
軍夜輒擁鐙課書史嘗曰吾祖督教我自唐以來立功  
業天下多出科第吾不可以負吾祖之命一平道州之  
亂再平新化之亂所至蕩除凶蕪拊循休息其民曰此  
易爲耳吾心所寄在科第果以光緒五年舉乙卯科鄉  
試而君亦病且死矣君生於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二日

卒於光緒六年五月某日年四十有六以明年五月歸葬甯遠城南黃甲山之陽曾祖世豪邑庠生祖玉田歲貢生父光南並以君貴贈資政大夫妣皆夫人配歐夫人子二朝康朝乾女三並妾李氏出也君寬惠愛人尤喜接文士諮經度善務自傾下不求聲譽所從事皆當時豪傑任事有氣力無敢異同而獨下君聽其計畫諸老將積資敘勤折節交歡無有與君爲怨者蓋君之意量遠矣君嘗建義塾里中蠲田二百畝廣書院賓興之費所興建無多於其志願未盈也而其意皆可思銘曰在豐而嗇下翔而蹙何數之奇委心向善仁義是踐維

德之施年之不遐萬口咨嗟哲人之思石有時泐銘昭  
無極表墓之碑

贈榮祿大夫儲府君墓志銘

咸豐三年曾文正公視師長沙招致文學士知兵者因  
得見儲君石友軍中文正公指言儲君忠信人也可倚  
任明年戰沒甯鄉文正公哭之痛且咎曰柰何以不賞  
之身投小敵而試之暴也其後余往來軍中文正公往  
往舉說儲石友家居時軼事知其弟竹隴先生亦義烈  
士也而其子鶴僑遂以戰功顯名黔楚之間余故悲石  
友之爲人而幸其有繼以起以光其志事久之黔苗平

鶴僑得解兵試官於黔至長沙詣嵩燾言曰伯父之卒  
文正公實爲之銘而先公墓碑未立不肖粗有立以至  
今日惟伯父及先公之教伯父喪歸自甯鄉不肖實奉  
以行先公哭且怒麾不孝曰伯父死而汝在耶何以責  
士卒輕棄其主將不肖駭汗而泣交頤跪不敢聲自是  
在軍不復有辟難之心若先公者可不謂之豪傑持大  
義者耶敢請先生銘而志之嗚呼儲氏忠孝世其家而  
所以爲教如此其以督其子無有一言之私繫其心足  
以風示天下萬世銘宜也君諱迺昌先世有任粵西右  
布政使者由粵至靖州家焉遂爲靖州人十餘傳至君

曾祖諱恂暨君祖諱子斌父諱其材皆爲州學生家世  
儒素君則與其兄石友一任讀一主治其家久之食不  
給而分又久之懟曰飢飽均也卽分能獨飽耶遂復合  
道光之季黔粵亂民四起官吏文飾蘊孽益深靖州密  
邇黔寇發卽至與其兄倡團練其鄉君固善會計亦稍  
居穀起其家則盡用以周貧乏繕城隍其意若迫不及  
待者已而天下果大亂石友從曾文正公治兵長沙君  
獨用團練支拄鄉里十餘年咸豐十年石達開餘黨李  
復猷入黔掩至州合兵圍城賴守以免而儲氏祖廟在  
城外者燔於賊君自以爲人子孫不能衛其祖考之廟

當大不孝刻自咎憾日夜啼泣遂以致疾以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一夫人周氏先君十一年卒合葬於邑之某鄉某原子七人先培鹽提舉銜出後其兄石友裕立貴州候補道加鹽運使銜卽所謂鶴僑者也先塋知府用加鹽運使銜先遠先坦先佳先址並早卒女二人孫四人世鑑世鑫世鐸皆州學生世錦女孫五人曾孫一人兆瀛以子裕立官累贈榮祿大夫觀君爲人篤於義而一發之至性不爲矯飾斯難能也已

銘曰

天綱地維隳不完蝨身其間與控搏陰陽滲黷巧發難

喘汗奔迸萬首攢賢乎君哉理其端施則匪闕心云殫  
白日下燭九幽寒我爲斯銘永不刊

誥授通奉大夫周府君墓志銘

君諱昺奎字幼盦姓周氏先世曰宏章者自道州徙居  
永明於濂溪先生爲從祖父實居永明之東江爲君始  
遷祖世爲東江周氏二十四傳至之佐是爲君曾祖祖  
思旦考世纘三世以君貴贈通奉大夫君少貧力學自  
守貞介不苟所事起家丁酉科拔貢生七試京兆考充  
鑲黃旗官學教習積二十四年用教習報滿以知縣分  
發四川會駱文忠公總督四川以課吏優恤便民爲事

務摘剔貪頑興事勸功見君儁眾中曰周君渾剛不與人俯仰必良吏初試昭化縣知縣廉惠有聲改署縣竹事益治用採辦兵米功以直隸州升用適瞻對土司擾絕藏道與明正土司相攻明正打箭鑪廳屬也檄君署打箭鑪同知君至召諸土司宣示順逆曰自今取爾一草入官有如日時駐藏大臣阻瞻對駐鑪城 朝命進討明正未喻用兵意旨又困於苛求懷疑觀望聞君言冠服踵門以謝瞻對亦卒平再敘功保知府補江津縣知縣未滿一歲引疾歸君久困京師一歸視其親遭粵匪之亂連丁父母憂轉徙賊中與其弟昺齡訣挈妻子

還京師實不能名一錢逾年昇齡改葬其母遇賊護其  
母柩死君又走歸求得其遺骨以葬行則乞糧居則貸  
粟益自刻削日一粥忍飢不妄干人嘗自言更歷阨艱  
險阻人世不可居之境心志乃定及爲吏持是道不變  
隨所處豐約常若有餘而尤得力於習勤苦在官常挾  
一小童布衣手兩具周歷村堡時有所案事集民保料  
斷鄉民駭告官至走相視大驚已而大服遇疑獄亦輒  
就其地訪得之曲折詰難卽辭服無有遜飾在昭化賊  
出入川陝掩至昭化境君縱民出城避賊令曰願守者  
畱得百餘人又收得游勇數百人置要隘日張旗幟夜

縱火燒薪草爲疑兵賊以君有備會雨甚遞去縣竹饑  
君集富民斂穀得萬石每十里設振所用官價計民戶  
以糶訖事無隱糶無靡費仍餘穀二千石命曰備荒穀  
稍用朱子社倉法斂放至今爲利言者謂君治行似于  
清端君曰吾何敢言治行習勤而已嗚呼此君行所以  
以異也君在四川八年三爲縣一爲廳再理文案再佐  
發審查城局擢知府補縣名實兩得人莫敢望而君所  
至必舉其職於所宜爲內見不足急引去之無假所事  
爲名意然遇之非優用之非急雖君治行安所施於今  
日人尤以是賢駱公君始娶蒲氏再娶歐陽氏再娶盧

氏皆封夫人娶李氏子六人存者銑詒鑾詒並盧夫人  
出鑾詒出後君弟曷齡孫五人女孫六人以君卒之年  
八月某日葬長沙尊陽都之高爽塹君家居多爲惠於  
其家族與其鄉里然於君非所以爲異者嵩燾因獨敘  
次其在官之實而系之銘銘曰

康其年身之腴沃其施德之符施而不有名成不居肩  
門施鍵左書右圖芒乎知其塗之脩而無蹴之驅以固  
其樞以苞其莩以列於高爽之墟

龍襄堯先生墓志銘

楚之攸有隱君子曰襄堯先生諱友夔姓龍氏曾祖播

浙江蘭谿縣知縣祖思見福建政和縣知縣通判泉州  
考彬邑庠生仍世仕宦履清以貧至其父益困館長沙  
家焉是生先生先生幼茹家學讀書制行發之於文皆  
嶮巖有法度爲諸生三十有五年貢於太學先生曰嘻  
休矣不赴選不就舉門生子弟相從講授引繩絜矩傾  
所學與人隨其材質皆有成就以顯於時先生顧自韜  
斂括除浮名自守硜硜嘗舉河津薛氏之言考亭以還  
斯道已大明身體力行以畢吾志足矣故先生以文名  
五十年未嘗有所論述而自湘以南言藝者莫高先生  
其治經論說道理多就先生辨證其得失得一言爲質

厚施約取臨事有制居鄉而躬化與人交氣肅而容和  
設行慢辭無敢至於前而要使人人各盡其意莫相怨  
尤自少迨老未嘗一問公家事與官人周旋會兵事起  
責富民佐軍實檄下諸縣采才望能服人者主其事先  
生承檄輒出輿徒屣履一資於家有以意出入者力爭  
不可得謝歸其後御史論奏按治急先生曰吾可獨爲  
君子哉挺而出引辨甚力大府素重先生以其言直事  
得不究於是人又知公之德足以濟事容人非苟潔已  
以自足者諸子旣皆貴顯能以文名世又甚賢下逮婦  
女所事所言取則於古文詞斐然約身戢志豐嗇如一

以終其身以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有六夫人戴氏子男三人汝霖山西高平縣知縣升用直隸州知州溥霖候選郎中湛霖翰林院編修女二人長適舉人譚鍾祥夫死殉節得 旌表次適湖北候補

同知何慶治孫三人孫女二人以子貴封儒林郎再封奉直大夫既卒十月汝霖等奉先生之柩卜葬長沙某鄉某原屬嵩燾爲之銘嵩燾故與先生諸子爲友善爲能知先生學行銘曰

人所勇馳退焉若忘收朋勤誨身屈道昌惟行之粹端嚴渾剛施於後賢蜚鳴頡頏考終永甯積厚以光我銘

孔昭萬世之藏

誥封通議大夫白公墓表

公諱某字希甫號香田姓白氏晚自號曰潛淵先世自  
陝遷山西之介休縣遂爲介休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並  
以公貴贈中憲大夫妣皆恭人公生而孤母程太夫人  
自襁褓中啜泣提攜開示以學淬而厲之用訖於成年  
三十三舉於鄉太夫人前卒矣里中相與賀公自以不  
及娛親唏噓流涕賀者相視噤不得發聲以去以太夫  
人遺命置鄉學里中而述其略曰吾母病時手籍其所  
餘財貽其子曰吾數十年節縮衣食所儲存以授汝爾

擇利濟事多爲之吾母所以教其子獨有學耳其於里中子弟視之猶子也其爲利濟宜莫多於世其後里中果大興起於學嘉慶三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河南既至喟曰操吾道以伺上官意奔走形勢必無幸矣會開豫工捐例入貲爲郎中籤分戶部久之補湖廣司郎中兩直京察敘資與勞宜先公卒以不善事上官格不與又喟曰操吾道以求當於時彼爲上官者甯復有中

外之異哉其終必無幸矣遂歸讀書爲學日有課既而綜錄其志學以來發明儒先性理之書揭其尤日日課僅存教子弟與凡受學者必仿而行之周濟親故貧乏

尤勤求者囁嚅不能舉其辭率先意導之使各愜所願  
無少顧惜以道光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卒於家年五十  
有九公豐頤廣顙偉軀幹而敦尚踐履立身制行有法  
度尋常言笑一依於禮嘗言自少刻勵不敢有過差推  
念吾母守節之劬教育之艱欽欽焉不忍於其心於學  
無得也母卒廬墓上岑寂之中洞達空明取儒先書讀  
之與吾性命相爲淪浹實始有嚮學之心嗣是四十年  
潛心此道灑然若有得者其在京師有句云而今纔許  
重關透活潑流行果在茲是其學也殆幾於成家故  
饒爲戶部郎中時權貴人有覩其富者謀致之門下公

不應坐是京察皆報罷然在部同官憚其方正凡爲姦利操例持短長莫敢使公聞嘉慶癸酉滑縣賊起遣其黨驟出不意犯宮禁京師大擾公居室近附禁城矢礮聲相聞漠不爲動既事定人問故曰焉有 聖明在

上朝無失政而危亂若是速者此可以理決耳論者尤多公識量能應大事云始公逾冠居母喪廬墓有白芝一莖生其旁上結爲二蓋大小環向邑人唐林續爲作子母玉芝記以爲孝德之符然則公之爲人成立卓卓蓋亦有自來哉初官京師爲中憲大夫及其子旣貴再贈通議大夫配郭淑人繼配李淑人實有三子長某次

某其季某以翰林改官禮部今爲湖南鹽法長寶道加  
鹽運使司銜孫四人某某以道光七年十一月葬於所  
居村南三吉原杜文正公爲銘其墓長寶君與嵩燾同  
舉於鄉又同舉進士相善一日造嵩燾言曰先君子名  
德至行子孫能言之介休之人則皆知之其卒且葬至  
於今五十年矣鄉里長老興聞先君子之風蓋無一二  
存者則懼子弟後生無以考覽先人之德而志之無窮  
也將求子之文表於墓道以昭示後之人夫德之及人  
歷時而微而文之至者足以信今而傳後與世長久嵩  
燾何足及此哉而承命不辭者幸公之德爲能有永則

固吾文之終託以不朽者也

誥封通奉大夫湯府君墓表

善化湯靖安先生既卒之二年將葬其子鞏昌太守加鹽運司銜曰聘珍者來請曰先人名德被於鄉里孚於士大夫之口而學不顯其施行不逮其志雖其子若孫論譔先世行業亦未有以眩世而動眾者則懼先人之美遂無以彰示後之人誠得公文表諸墓道闡揚先人之軼行使來者有考非惟世世子孫之所則倣亦使善人君子之生於世其志業無所發攄而其名猶賴以有永也先生諱某字新甫曾祖東曰祖師尹父璞園嘉慶

初贊征苗軍事有功得敘布政司理問有子四人先生其季也自其父與兄皆習刑家先生獨喜向學飭身臨事必依於儒者居鄉以廉讓稱尤敦孝友冢兄心厚前母楊太夫人出也事之尤謹曰吾幼失怙兄吾怙也事必諮行必先其第三兄心需早卒撫其孤必厚於其子所在人服其德里有爭訟得先生一言皆立解有求焉無弗應也有難焉無弗恤也咸豐元年粵寇起天下騷動曾文正公起團練治兵討賊先生長子炳璣聘珍皆起從軍致通顯炳璣官廣東佛山同知聘珍官甘肅鞏昌府知府先生以所錄儒先格言積數巨冊分遺之曰

此官箴也居常語及時事慨然曰 國家深仁厚澤二百年誠知寇亂必可平而中興必可期也諸兒輩亦遂能殺賊立功名濫竊非分豈初意所及哉蓋鞏昌君所述如此同治十年辛未十二月十六日以病卒年五十有五夫人李氏子三人長炳璣廣東同知聘珍甘肅道員加鹽運司銜蔭瓊女一人適鄒氏孫三人初封奉政大夫晉封朝議大夫再晉通奉大夫以癸酉某月某日葬先生入都月形山之原於是嵩燾爲揭其實以表之而繫之辭曰

夫人善行積於身而施慶延於後此常理也德逾隱則

發逾光豈不在子孫之賢哉然而人且曰窮通顯晦是有命者司之無與於人事彼爲善或有應有不應焉是以君子重德行而輕富貴卒之富貴之在其身而推原所由必曰此善之積也然則人子所以致身以爲親榮誠無有踰於是者功名德業愈盛而名愈昌其爲親榮亦愈至鞏昌君兄弟皆壯年施於世方長榮於其親且遠無窮而汲汲焉揭其親之生平以表之墓不爲其身之榮而懼其親之德或有隱其爲子之賢也卽先生之賢不尤信與

吳南墓表

君巴陵吳氏諱敏樹字本深其自號曰南屏學者稱南屏先生祖傳經用貲財雄鄉里父達德爲善益力歲歉貸貧民穀逾萬石不償有名湖湘間至君自以文學起家自少讀書常兼人爲文章力求岸異刮去世俗之見見者驚歎以爲非常人年二十九舉壬辰科鄉試益專力詩古文之學方是時上元梅郎中曾亮倡古文義法京師傳其師桐城姚先生之說唐宋以後治古文者獨明崑山歸氏 國朝桐城方氏劉氏相嬗爲正宗君少習爲制藝應科舉獨喜應試之文崇尚歸氏聞歸氏有古文求得其書擇其紀事可喜者錄之裒然成冊不知

其時尙也游京師有見者以聞於梅郎中於是君能爲古文之名曰盛於京師而君言古文顧獨不喜歸氏以爲詩書六藝皆文也其流爲司馬遷得遷之奇者韓氏耳歐陽公又學韓氏而得其逸而自言爲文得歐陽氏之逸歸氏之文同得之歐陽氏而語其極未逮也故於當時宗派之說不以自居而視明以來爲文者得失利病之數固無校於其心也凡君所得山水之奇朋友之歡及博觀周秦兩漢之書見聞所及瑰行軼迹以資益其文之氣勢微吟緩步獨喜自負久之以大挑選授瀏陽縣訓導旋自免去從弟士邁購九江樓君山有湖山

花木之勝君樂之爲堂於其前曰鶴茗堂而建北渚亭於其左歲嘗自其家棹小舟載書策行九十里至所謂九江樓者讀書吟咏於其中累月經時憑闌望遠雲煙淡碧澄澈如鏡或時聞風濤萬頃雷霆之聲以發其文趣視人世忻戚得喪無累於其心以自適其超遠曠逸之趣此君文之所以獨絕於人也君孝友恂恂貌溫而氣怡惠施而博與尤篤於故舊所與交盡始終之義無相違異以所能引逮後進傾懷與之必及其成乃已曾文正公尤善君之文欲使治幕事辭不赴已而走視文正公軍中文正公大歡賦詩曰黃金可成河可塞惟有

好懷不易開未幾而文正公薨逾年君亦病適有復修  
沅湘耆舊集之役遂卒於長沙書局君生於嘉慶十年  
乙丑歲七月二十四日卒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歲八月  
十一日年六十有九夫人何氏子三人念謀舉人安徽  
候補知縣宏基四川候補縣丞鏡蓉副榜先君卒女三  
人所著周易注義補象國風原指論語考異孟子考義  
發孝經章句史記別錄梓湖文錄梓湖詩錄通若干卷  
湖南二百年文章之盛推曾文正公及君而君意趣曠  
然無忤於物而物亦卒莫浼有得於古文人之風夫人  
苟有得於其心則常內自足焉以無願乎其外視外物

之至無加損益於其心也是以樂之終身而無所歉君  
之於文其庶矣乎然觀其爲人益足知其文之深也吾  
故表而著之以告楚人之能爲詩古文者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三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誥封奉直大夫黃君墓表

君諱之翰字維周姓黃氏龍山人其先出自黃文節公  
世居江右明洪武中諱元愷者官百戶始家長沙十三  
世至君父鴻禴貧甚有柳生者善相人謂曰焉有如君  
而貧賤者盍遠遊乎資之金賈龍山日致饒富遂徙家  
焉生君及君弟世選妻喪年二十餘遂不復娶兄弟六  
人皆貧居長沙悉迎瞻之龍山嘉慶元年教匪起連陷  
湖北之來鳳四川之西陽龍山與犄角發粟集義勇爲

守城卒完年八十卒邑人具其事請祀忠孝祠建坊旌表所謂孝義黃君者也君少力傭其父居龍山稍饒矣猶受雇爲人負裝橐主者道卒距家百餘里君腰金負屍馳兩日夜達其家見君負屍至大疑執而鞠之君語狀出金封識宛然始釋君君固貧人也而恢宏樂善不知其曾忍飢寒受勞苦者始置龍山同緣堂施棺具推廣爲義行治橋梁施茶而建支祠置義塾其旁以教子弟贍孤寡佐婚嫁又以龍山占籍多長沙人建會館置田歲壅土培孤墳益推以行惠焉嘉慶十八年歲大禮君獨任振事治粥食貧者佐以藥餌所全活尤眾喜排

難解紛邑有訟田者相持急君出數百金平其直得罷  
訟來鳳人貸君萬金服賈數折閱益假之萬金旣不得  
酬罄產償君得半值君曰吾一舉罄君產可乎復折半  
歸之邑有大猾李乙爲患鄉里間數資之金君故方嚴  
嫉惡家人怪問之君曰吾固以是柔其氣使其惡猶有  
戢也李卒以是資衣食稍悔舊行人尤服君之德量夫  
人晏氏爲婦能委曲以順親心爲母能恪恭以襄義訓  
與其弟婦王氏溫夷相善也王氏卒思之終身嫻鄙賢  
焉君卒以道光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夫人先卒三年別  
葬城西君旣卒四十四年孫一鳴官湘陰訓導來請曰

一鳴得及吾祖之生竊聞鄉之人敘及吾祖軼行知其  
一二小者其大者莫能詳也然自吾曾祖創業龍山以  
行義聞而推而大之其光顯先人之業而嘉賴其子孫  
惟吾祖之力而至今無碑於墓豈惟吾諸父兄弟之心  
憾然未安卽又何以表示後之人顯微闡幽以勸爲善  
於是嵩燾爲次其行事以揭於墓君子三人大鐘大鎮  
大鉞以大鎮官柳州通判得 封奉直大夫女四人  
孫八人曾孫三十二人元孫十九人多能讀書蒞仕始  
君父以柳生言遊龍山遣君奉金爲柳生壽而柳生已  
前卒君曰此金柳生之金也吾敢私乎乃更益金爲長

沙宗祠學田君嘗過所親張翁方舁一棺出唧唧有聲  
驚問故則張翁次三女病以女多故怒甚急命藥埋掩  
之君要而毀其棺女旋適李氏早寡君優卹之今衡州  
教授李君之母也李君有文行與嵩燾交最久此亦君  
遺事之可紀者臨川王氏之言曰古者一鄉之善士必  
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  
也久矣然苟其行足以貴於一鄉一國則又烏能以無  
傳也哉具其略俾後有考焉同治六年冬十一月

黃琴隲先生墓表

君諱輔辰字琴隲先世由江西瑞安遷醴陵十五傳至

公之考運裳公再遷貴筑遂家焉曾祖曰朝瓚祖曰承謨三世並以公貴 贈中議大夫運裳有子四人長

曰安泰次曰輔廷山西垣曲縣知縣次曰輔相廣西右江道殉難潯州其季公也少貧讀書自刻苦遭父喪徒步走雲南三千里告貸所親得三十金歸葬自是貧益甚至屑糠以食日夜自砥於學無所得書故湖北布政使唐公樹義少與友善時攜小童負書籠就公公遂以博覽經史周知古今事變慨然有志經世之學由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遷驗封司員外郎再遷考功司郎中以知府分發山西公在吏部歷文選考功二司主天

下人才進退例案出入比校吏緣爲姦公輯舊案揭示  
吏部堂使不得蒙蔽匿飾遇事持大體論辨侃侃無阿  
回尙書長白恩桂公方厲威嚴以公言事忤意積九年  
不遷及病且死語漣縣陳文恪公曰黃君賢者而久淹  
滯此吾過也昆明寶君埜爲鐫石曰硬黃以贈公於是  
人知公直諒能任事而憂公之道不行於今公至山西  
聞貴州亂作遽歸歸則倡議團練躬自察形勢建碉堡  
積穀省城二萬餘石治垣堞樓櫓以其間撫輯清水江  
諸苗已而賊犯清水亂民四起公急馳至巴香平其亂  
以功擢道員旋署山西冀甯道時戶部鑄行鐵錢議就

鐵鼓鑄設寶泉分局於平定州鐵錢積滯不行京師錢法日壞而平定一州歲消鐵錢千餘萬當事以州地小請通行各府州縣鐵錢日賤物踊騰貴山西錢法亦大壞公以鐵錢餘利歲解銀三萬餘兩爲利無幾而爲民害甚大旣通行各府縣必議交納錢糧以三萬金之餘利而防數百萬金之正供是謂利一而害百巡撫英桂用公言上聞分局遂罷當事者注意倚公矣而公以抗直積忤當事於是人又知公之道不行於山西直隸總督恭襄公恆福故爲山西巡撫知公會天津海防急調公直隸爲部議所持公亦環視歎曰有機事者必有機

心吾老矣豈足堪此居久之四川總督駱公秉章馳書  
召公遂入蜀而劉公蓉適巡撫陝西議興屯田利病公  
爲屯田輯要曰成法者十七曰積弊者十四大旨在爲  
民興利而不與民爭利劉公得公書大喜密奏公授陝  
西鳳邠道公遂一以屯田自任正經界定限制行之期  
年墾田十八萬餘畝於是士大夫知公者相謂曰黃公  
之道庶幾一行於劉公而公以積勞病遂卒年六十九  
同治九年十一月六日也公爲政一主愛人而剛嚴守  
法無瞻徇姑息其在吏部易州牧以賄事發覺侍郎何  
公與同年陰護之公亦與同年因曰如此是飢法也何

惜一同年之納賄者而翫法以徇之其治獄山西臨汾令以非刑殺人獄具矣而以疑詞上聞公爭之力已而奉

旨詰責卒從公議其勦巴香賊有武生羅憲章者大猾也與賊通族眾且強公至問曰巴香亦有以死拒賊者乎眾曰有羅燦奎憲章叔父也公召其子慰撫厚卹之眾感泣召憲章問通賊情狀厲聲曰誰能保憲章不反者卽反與同坐眾出不意莫敢應公顧曰汝羅姓亦無敢保者乎卽縛斬之眾大懼凡斬王登學張洪三人自是巴香民無反者山西大吏議行保甲求公在黔成法公曰事不躬親取行文書集事其可得耶苟非

其人法雖良爲害而已大吏意難之山西保甲亦終不行而公在黔在秦行之皆著成效其辦陝西屯田陝甘總督楊公岳斌請以陝西回民叛產變價充甘餉公言變產利近而害多募民開墾其利遠陝西民力竭矣募民開墾應者無幾甯復有越境裹糧以就危亂者如此則弊且不可窮詰劉公遂據公言覆奏府州縣有以屯田爲利者悉論如法是以陝西民思公尤深劉公於是具公事蹟祀陝西名宦而請以公治行編入 國史循吏傳得 旨褒敘如例嗚呼吏失其職久矣世所謂循良務在平易近人情邀流俗稱譽容頑保姦馴至大

亂而賢者樂趨焉有能持正議行正道則見爲迂闊不能和同於人爲世大詬嗚呼孰知夫循良者非能持正議行正道而固不可哉微公誰與討論政治之得失微劉公則又誰與表章公之道以有傳也公夫人左氏有賢行先公卒子彭年自陝西奉公與夫人之柩歸葬湘鄉蓋劉公爲之擇地卜兆庶幾能有始終者嵩燾與彭年同舉進士夙知公益知彭年學行能守家法乃敘次公行政大要揭之墓道以俟後之徵公軼行者有攷焉  
揀選知縣楊君墓表

君諱任光字砥皆晚號西塘老人姓楊氏善化人自少

以文章學行名於時始冠中癸卯科鄉試英邁傑特儀容麗偉見者驚歎以爲異人及與之游神清而氣夷意勤而辭下欲然常若不足而所行一自勅以禮內外完整不失繩尺或罔以非道正容悟之默視不交一語人相與斂退敬畏終無怨者道光二十四年嵩燾就禮部試京師識君及周君子佩賀君禮耕子佩初舉進士爲吏部主事予與君及禮耕皆試教習時年少氣盛視功業可就而掇之也四人者暇輒就城南古寺瀟茗談亦稍以承平久萬事墮壞憂且亂相與慨焉發憤君意超然若無所屑意又二年嵩燾成進士而君罷歸逾年而

廣西亂作嵩燾從文正公治軍江西再出仕再乞歸而  
禮耕早卒子佩官鎮江府知府數年亦卒存者獨予與  
君而皆有骨肉之戚君所處尤艱而哀尤多相顧志且  
衰矣回思數人者京師談讌三四十十年豈知其終若此  
而君自始亂不求仕進介然不可以名利浼也出入矢  
石鋒鏑之中亦未嘗有避就自曾文正公胡文忠公及  
今相國左公皆知君每見言天下所以治亂及軍事本  
末皆當意屈使爲助不可曰親在不遠遊也部使者遼  
東文格公德興李公以幕事屈君君一就之事有問竭  
誠以告有任焉必殫其力而不受保薦始終不進一階

軍興以來君一人而已言者以湖南奇傑非常文武之才高天下而君介出其間約身斂迹道益尊名益高君生有至性孝弟恂恂以父母年老資一館以爲養不敢有逾百里及居喪遂不復出晚年連失兩子一孫及諸女若婦遂以病卒癸未十月十有八日也年六十有四曾祖某祖某父煦歲貢生歷署衡山縣教諭衡州府教授配李孺人子三人瀚先廩膳生澍先丙子科舉人庚辰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先君卒濬先亦卒女四人孫三人所著周禮融注爾雅集注春秋左傳尊聞州郡水道考分畫重韻辨異同辨西塘文存西塘詩存通若

干卷瀚先以君卒之明年某月卜葬善化東都鳳在山之陽嵩燾爲述所以交於君與其所知之大節表於墓以示後之人嗚呼自君祖若父積學累行不顯其施以有君及君子弱冠取上第非其積之久而蘊之隆耶迹君之爲人其於窮達死生安之素矣而蓄之於先以有待乎其後而隕折若此命之不可知而人事之窮聖者有未忘焉而人或曰天道久而始定意者參差反復終將有屬焉以大其業則死者不足悲而存者之事爲無窮也君於此亦可以少慰也夫光緒十有五年秋七月

湘陰郭嵩燾謹表

周毖予先生墓志銘

君諱鴻琛字賚魯姓周氏湘陰人晚自號毖予居士父錫溥以進士官甯朔縣知縣以憂去官遂不仕文章德行爲時取則卒祀鄉賢祠有子八人君以次居六少羸多病而喜深湛之思入學授章句端拱默坐一再覆已皆成誦侍諸長老談讌屏息肅立循誦所讀書鄉賢公於諸子中尤鍾愛之十歲鄉賢公卒哀毀盡禮如成人入而承事其母與所生母愛敬逾篤而身自託於諸兄有事諮而後行年二十補弟子員君自以病弱外視榮利以五經教授鄉里三十餘年其經承指授爲文章皆

有法度尤嚴於自治繩行矩步納之軌儀不失尺寸姻  
黨賢者獎而進之不肖者遠之造次酬答必依程式鄉  
里得其一言爭自刮磨以砥於善其爲不善望見君畏  
避之亦無敢怨者終身布衣疏食手一編弟子左右侍  
俚語講誦病且亟輿歸遂卒人謂君宦家子甚賢而能  
文宜可以馳騁當世邀聲名仕進而以老儒終也嗚呼  
如君者可謂內自足而無待於外者矣夫人李氏能儉  
以勤佐成君德而喜施與道光二十九年歲大祲日市  
小豆和米爲饘以給餐而時時陰伺鄉鄰飢寒者周濟  
之從子某病狂夫人館而饋食之佐以藥餌旣瘳益爲

之經紀其衣食庶幾能配君之賢以大其施者君卒以道光三十年八月初八日年五十有七夫人卒以咸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年六十有九合葬柳絲圍祖塋之右子三人諱枝戊辰科進士誼枝諤枝均邑庠生女三人孫七人孫女六人周氏自鄉賢公訓飭子弟有禮法三世入學籍者十餘人能以詩書世其家循循雅飭里人語家法曰周氏周氏而尤以學行推重君君卒十九年諱枝成進士誼枝前卒矣諤枝夙與其兄以行義相高於時有名子孫之盛且賢亦莫君若也於是兄弟相與言曰先人名德無文以張之則懼泯而無傳乃始彙

次君行事可嵩燾爲之銘以詔諸幽銘曰

觥觥鄉賢厥施以宏仍世述德有聞其聲佩服儒素以  
規升斗旣斂旣固有基逾厚用光厥嗣祖武是繩翹華  
揆耀後起蒸蒸考終再紀遺徽斯揭孰茹不吐以勸來  
哲

喻母朱恭人墓志銘

吾師喻鳳岡先生旣卒三十一年而恭人以疾終於里  
第子恭和奉葬其邑清溪鄉之祖塋以書告喪且曰恭  
和少孤賴吾母之力歸先君喪京師而鞠吾兄弟以有  
成瘁心畢力以迄於今恭和兄弟無狀無能光大吾母

之志事昭示無窮念惟文章之傳爲不朽今子幸能文  
庶使吾母生平揚之墓以永有延也敢請銘嵩燾曰然  
惟恭人勤以恤其家恩以醫其子幸吾所知粗能詳宜  
吾銘案狀恭人萍鄉朱氏曾祖曰士成祖曰國華父曰  
文翥年十九歸於喻氏時吾師鳳岡先生爲諸生有名  
而顧貧甚恭人爲冢婦其父母兄弟皆資以養逾年先  
生遂以選拔與朝考得官豐城縣訓導稍能以祿養  
矣旋以舉人畱京師會試請開缺親友或勸沮之恭人  
笑曰吾爲博士妻未饜也安足限吾夫子乎已而先生  
果以進士改翰林擢左春坊左庶子卒於官其官翰林

一典湖南鄉試嵩燾所從受知也恭人在豐能安其約處變能貞其常嚴事其親以內治其言笑無弗嚴慈撫其子以下逮其左右使令無弗慈鄉鄰周濟不勑於施而終身操作自視欲然尤持大體始夫弟增口卒無子恭人閱其婦之無依以子恭瑾後之朝夕顧問曲體其心所不至使忘其哀鳳岡先生方官京師以書歸所言適同恭人曰吾固知其然所以不先請命者急慰吾娣婦之心論者以推知先生孝友之德之孚於家恭人之賢蓋又有自來也恭人生於嘉慶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歿於同治九年十月初一日年六十有五子三人恭

和候選訓導恭瑾壬戌

恩科舉人員外郎銜刑部

湖廣司主事出後夫弟增口恭琛早卒女一人孫三人  
銘曰

我初京師師門盛昌逾年再至迺丁師喪有藐諸孤侍  
母南行喪車蔽前拜送於堂攜持黽勉誨化諄諄各以  
文雄秋曹始振再光門闕子又生孫三十一年咀苦茹  
辛要終福善在躬靡缺中更多難璫枝一折卒躋老壽  
懼然告訣吾銘曷徵遺徽之揭

舒母羅夫人墓誌銘

故登萊青兵備道舒蘇樵先生之夫人羅氏龍山人祖

曰榮堂拔貢生父曰秀南庠生始其父奇夫人之生將嫁焉而難其選會蘇樵先生幕遊龍山一見詫曰是可  
以託吾女矣時夫人年已二十二出適爲舒氏婦又十  
六年蘇樵先生以進士官翰林改安徽巢縣知縣屢遷  
至廬鳳潁道調官山東夫人皆從凡三十有三年而蘇  
樵先生卒其歸舒氏貧甚餽爨衿綦朝夕營辦夫人終  
日勤而歎有餘其後益貴盛夫人則曰吾無裨於在官  
之職任敢無勤恤其家歲時經紀賓祭之供贍給親故  
銖分縷析而勤益有餘自蘇樵先生之卒治田宅長沙  
撫諸子及孫成立有室家夫人於時號偁老壽多祉諸

家無敢望者每晨辨色起盥漱整潔衣履子婦入謁以禮進退終日言惟主吉祥怡怡如也童僕訢訢如也門以內不聞譙呵諸爲唯殺粗厲煩憂促數之言莫敢於夫人前有所觸犯尤嚴於祀神御冠帔肅拜自晨達暮不以弛服偃息蓋其生八十三年未嘗知有愁苦不足意者而其子勳以遺命爲淑浦故籍置學田爲舒氏置祀田義田具規約條畫井井實受命夫人其於人世艱難困阨之情又皆曲體而微中焉是難能也夫人生於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初九日卒於同治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子三人所生候選道勳也長曰燾戶部廣東司郎

中副室王恭人出早卒季曰恭壽庠生副室吳宜人出女五人孫五人長運昌丁卯科舉人餘皆幼女孫二人既卒逾年子勳卜葬夫人長沙之觀衝坡將葬請曰非子銘何以有永乃序以銘銘曰

疇五嚮用古難其備繁祉曼年一身之萃惟德有常履坦居冲自我天覆何污何隆性爾彌矣第爾康矣女宗德象是名惇史有歆其獲孰知其由我銘孔昭以奠諸

幽

王母鮑太夫人墓志銘

國子監祭酒王君以光緒十年某月葬其母太夫人善

化某鄉之原而敘次其家世爲年譜涕泣來言曰先謙年二十而先公卒兄弟骨肉之戚相環也蓋母子二人相守以終二十有一年太夫人年逾七十壽固有窮也而其德引之而愈長不知其所窮也其自少逮老憂勞鬱傷與其身相刃相靡其哀又益無窮然則吾何以表太夫人之勤以寄其無窮之痛昭示永久將求先生之文揭之墓由今以訖無窮有所考覽太夫人姓鮑氏祖某自安徽徽州徙居湖南占籍爲善化人父敦祉爲太夫人擇所歸以適故贈通奉大夫王公及事其兩世舅姑能得其歡旣終祖父之喪家益落兩兄姒依食其母

家母家又貧通奉公悉迎以歸曰寒饑均之可也已而伯姒病廢太夫人時其溫飽躬調護之扶持抑搔五年無間貧又益甚姑且老通奉公游食於外太夫人日市米一甌贍其姑每侍食輒假他故去問之曰食矣日常忍飢不一言洎通奉公之喪太夫人年五十有四矣家亦稍稍饒太夫人生子四長卒數年其次又卒通奉公哀其子甚亦卒其季尤才也又卒祭酒三娶妻有男子子二女子子四皆殤自祭酒通籍京師官顯矣家裕矣太夫人顧日在哀泣之中與祭酒相慰存母子更依爲命而視其家衍衍然以肅聆其言秩秩然以和終不易

其常光緒八年三月十有六日以疾卒於京師年七十有四太夫人讀書識大體更歷險夷豐悴宏忍自勵尤篤於仁聞人疾苦必計所以援拯得當乃已親故待養者或有他缺乏爲之歛獻不歡下至臧獲皆然祭酒故人子寓其家偶失衣服寒燠之節太夫人見之歎曰是無母撫視以有然也日使人伺之或夜不能寐其心篤於仁而施之誠皆此類也太夫人四子曰先和曰先惠縣學生曰先謙乙丑科進士由翰林歷官國子監祭酒曰先恭縣學生以軍功保知府四女存者一嫁候選知縣龔運昉先謙官祭酒以其官

封贈其父通奉大

夫母太夫人自京師奉太夫人之喪歸葬善化其地卜之吉也其日當大祥之前一月庶幾以遂其孝思銘曰始勤家曰賢婦繼昌爾宗曰賢母生世艱劬得天厚百憂積心誰執咎仁德以隆美成久戚忻在人若身受以衍其基宜有後湖湘開闢元黃剖堂堂文宗肇祭酒夫人之子維我友負土成墳被岡阜更千億年詔不朽

張母許宜人墓志銘

宜人許氏浙江烏程人再世居湖南至其父勝鼎占籍爲善化人年十九歸永明縣教諭張君蔗泉爲繼室張氏故世族蔗泉益以文章有名天下而故貧甚家無隔

宿儲井曰常虛每發憤拍案狂諱宜人睨視笑曰貧也  
非病若是其病乎則抵掌歡笑以聲亂之蕉泉亦相與  
笑久之益忘其貧已而蕉泉以大挑選授永明縣教諭  
永明瘠邑路苦遠蕉泉意憂之宜人觴酒賀益爲豪語  
曰君以文章雄視一世世顧莫知君君行矣雄長一學  
又何嘆乎相與負橐之官比至而廣西賊洪秀全陷道  
州烽火相望方是時 朝廷責團練急各府縣獨學官  
閒曹無民事悉使治團蕉泉亦奉檄走鄉寨阨險完守  
保宜人常城居賊至走避賊退又就食永明而廣東賊  
大起出沒湖南邊境數年永明實當賊衝宜人數被賊

數瀕於死益處之夷然常以歸善賊朱洪英犯永明治  
急裝歸長沙而興安賊犯道州路梗留何家莊進退皆  
賊十餘日道州賊遁去乃行次道州舟人大呼賊至急  
返舟宜人視城下居民狂奔召舟人戒曰江水湍急能  
挽而上乎賊至必不可脫吾死此矣盍往偵之往視則  
州使者縛賊斬城下州民奔視擾亂舟人謝曰微夫人  
吾屬自相蹂耳宜人避亂倉卒課責諸子不少輟自少  
粗知書授章句有疑難輒以意通之長子祖同試蜀客  
船從烏道回詩有曰劒森高閣迴波逐畫帆來宜人吟  
玩再四曰是有詩意可與學詩而宜人固未嘗習爲詩

也祖同中壬戌科舉人有二子宜人抱孫矣廣東賊旣  
平數年不聞兵戈蔗泉督餉衡州佐軍支食月俸家有  
餘糧而宜人病病三年乃卒蔗泉泣曰是從我三十年  
十年食貧十年避寇而病又數年宜人窮哉而獨予之  
窮於世日夜顧視宜人以自廣天於是將以宜人慰予  
之窮而今已矣莫予窮矣宜人有子四人祖同壬戌科  
補行己未 恩科舉人璟同百熙諸生覲同出後兄  
澧女三人前夫人生也孫二人其卒以同治六年十一  
月十六日其葬以同治八年而塋於長沙北原之邊塘  
衝山嵩燾與蔗泉相善也哀而爲之銘銘曰

塶塶之土封以厚許氏賢媛張氏婦生年四十又羸九  
外榮充實中紛糾茹苦猶甘心語口夫賢勤家子克負  
以是歸全無怨咎我銘其幽詔永久

羅母周夫人墓表

嵩燾始識羅忠節公長沙忠節公長予十二年而占學  
籍反後五年道光乙未嵩燾初爲弟子員忠節公應學  
使者試報罷貧不能具舟車徒步歸所居羅山用夜半  
到家會早見所耕田皆荒呼門入聞夫人張氏哭聲所  
生子又殤啟盜無儲米就竈突熱水爲飲則夫人以痛  
子故目盡盲不辨火有無忠節公愴然自傷久之學益

進從游者益多又踰年而周夫人歸公爲側室蓋忠節公數爲嵩燾言如此夫人江陵良家女家貧轉徙湖湘間旣歸羅氏門以內之事張夫人所不能任夫人躬任之而事張夫人益勤有事諮而後行忠節公歲館於外父光祿公篤老夫人朝夕視膳時其涼燠調護之惟謹已而兵事起忠節公用團練從曾文正公討賊立功名遂卒於軍夫人部署家政酬酢賓親權衡緩急輕重不失銖黍更歷險夷忻戚三十年在約無怨咨及豐益隆其施被服食飲終身無所加易訖忠節公之喪承事其舅以終而下育諸子俾底於成人皆曰羅氏之賴以有

立實惟夫人之賢子二兆作張夫人出也兆升並以忠節公推 恩賞舉人兆作又早卒兆升從伯相左公

甘肅積功保同知以二品封其母太夫人夫人生以嘉慶二十二年丁丑某月某日卒以光緒六年庚辰某月某日葬衡陽金蘭鄉之原既葬五年兆升以書來曰願得先生之文以表於墓庶吾母之德有傳也兆升娶曾氏文正公次三女也於吾子剛基爲僚壻曾氏能知文又承命以請嵩燾謂忠節公早歲之阨艱得夫人而家日益隆夫人一生之勤得其子而名日益光天人之應於理有可信者因次其所知揭之墓道以昭示羅氏子

孫忠節公德業貽謀大以遠矣而夫人所以佑啟其家其勤賢又可深長思也

黎母宋孺人墓志銘

黎孺人姓宋氏湘潭人庠生銘笏女贈君妻也歸黎氏八年而贈君卒所生子三幼者培敬纔八月耳贈君無兄弟而祖姑舅姑咸在孺人仰事俯育克儉克勤常啜泣寢室而愉色易辭上堂問起居使祖姑舅姑忘其子之死舅歿祖姑歿更與其姑相守養遂其誠葬安其禮宗族稱能而自其舅歿諸伯叔以孺人煢然嫠也稍稍侵削之器用財賄求取紛呶先世藏端溪石硯甚良從

兄某欲強得之孺人正色曰兒輩讀書遺硯幸願終守他物惟所取耳某慚而退會歲饑諸從質田產求鬻昂其值持不決孺人曰某長者貧乏可念祖宗遺業當於我任之如其言署券於是一歲二三役皆任營辦而家實無儲積又倍值無所校諸從自是畏而服之諸子既長就學家事叢委不使知曰無以紛其心同居兄弟爲樗蒲竊往窺之孺人訶責甚厲有從姑從容言兒輩幸成立盜少寬之且令居外嬉遨誰禁之也孺人泣然曰此無父之子吾在一日盡吾一日之教不知其他孺人生於嘉慶丙辰五月二十三日歿於道光甲辰十一月

初七日元年四十有九既歿四年子培心培敬具其節行  
以請於 朝 旌如例又三年培敬中式己酉科鄉  
試舉人考充宗室官學教習例得追 贈孺人又十  
年培敬在京師狀孺人行事再拜請曰吾母歿十有七  
年而墓碑未有立心則何安敢請先生詔之銘嵩燾讀  
其狀拜曰是宜銘銘曰

德貞有曜焉用文之履艱定傾非才曷施始癸在疚人  
謀劫劫塊處虢陵鉤脣棘舌弛張在心羣聲寢譁挈提

闕下

譚烈婦墓志銘

烈婦龍氏攸縣歲貢生友夔之女適舉人譚椿祥十有六年而椿祥死椿祥茶陵州人常依妻父讀以故烈婦從居母家椿祥應禮部試京師三年死烈婦父母匿不以聞兄妻許氏知書曉大義烈婦微窺得之迫問故又祕不言歎曰此必以我故也吾豈怯死哉久之察家人形迹益信夜叩許氏戶逼得其實烈婦曰前日見嫂切切語已決一死願吾譚氏婦明日歸茶陵死耳許泣慰之烈婦揚揚返室如平時既明告父母歸譚氏許憂父母往見烈婦益悲因請送以如譚既至成禮日夕掩戶卧無聲許屏息伏聽微聞喉間格格視烈婦服金屑死

時戊午九月十五日也距椿祥之死六十有幾日烈婦性明爽通書識古今語節義事尤辯咸豐二年粵賊犯長沙道攸居民奔匿烈婦蓄利刃自隨曰脫有急吾與其命居母家姻黨貧者多貸錢存活治女工絕精得者酬金帛歲常豐以其積資私置媵椿祥怪問烈婦曰尊章望抱孫且吾以均勞耳烈婦賢哉初椿祥病亟誦誦語忽張目曰有一言屬皞臣皞臣者烈婦之兄汝霖居海淀馳至椿祥已死且死曰皞臣妹賢也吾何言夫婦人之義以夫顯晦榮辱而惟節與烈則其夫附以傳焉自劉向傳列女至今凜凜存者固曰某氏婦然也嗚呼

椿祥亦可以無對於其死矣烈婦名佩霞字芝眉死年  
三十五無子以兄子泰來爲嗣旣葬有日汝霖以其妻  
許氏所述烈婦死事狀請曰益爲之銘銘曰

蠕蠕之生以死忽焉泊死汝臨匪易斯艱孰執不撓一  
瞑九淵是宛宛者眉舒髮鬢急變紛紜其安如山覆燾  
均也曰殉所天更無濡忍斯所以賢藏形茲邱旣固旣  
堅大銘深刻垂億千年